

平德利 朱学华 著

反扒队在行动

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孔 绍 峰

平德利、朱学华是在政法新闻部门工作的两位朋友，他们忠于职守，辛勤笔耕，写了大量有关法制题材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凡有他们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我都是迫不及待地阅读，先睹为快。他们的作品既闪耀着法律尊严的光辉，又具有文学作品的生动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趣，可读性很强。我不由得想起他们深入生活，亲临破案现场采访，及时迅速地写成文稿时的辛勤和劳瘁，真让人肃然起敬。

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潮中，也常有沉渣泛起，一小撮犯罪分子以凶残的暴力、狡诈的欺骗、贪婪的窃夺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建设事业。然而，邪不压正，正义的力量毕竟是无敌的，公检法战线上的战士，不愧为犯罪分子的克星，破案解疑的智多星，克敌制胜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战斗在侦破、审判的第一线，和犯罪分子周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胜利地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切犯罪分子都逃不

出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掌。平德利和朱学华的作品，不是单纯地展示犯罪分子的罪恶，而是更多地讴歌了公检法战线先进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样的文章，充满了真理正义无敌的信念，摧垮一切敌人的阳刚之气，给读者以信心和力量。作品所展现的公检法战士的智慧、策略、明察秋毫的目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足以让犯罪分子胆寒，让他们在犯罪之前缩回魔爪。

由于较长时期内法制不健全，人们法制观念淡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使一些“法盲”因为愚昧无知不幸堕入犯罪泥潭。另外一些人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因当事人缺乏法制观念，无视法律尊严，一再升级，酿成大祸，悔之不及。还有一些人，由于不知道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战胜坏人；或者碍于情面，默许歹徒的侵害行为，使歹徒逍遥法外，甚至重新犯罪；或者防卫过当，不知向司法机关起诉犯罪分子，而是采取更激烈的形式，闹出流血事件，本来是受害者，却变成了犯罪者。更有些人，采取“私了”“私下协议”的办法解决一些必须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结果是私了不了，闹出更大的乱子。平德利、朱学华的这本书也写了大量这样的案例，用真实的故事宣传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是用文艺、新闻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的良好例证。

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于奇案大案的报道，有关于侦破追踪的纪实，有关于经济犯罪的报道分析，有关于民事纠纷的案发破案的描述，有关于青年违法犯法的揭示和分析。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

社会生活的全景图画。这些作品都写得脉络清晰，情节紧张曲折，语言流畅简洁，人物形象描绘鲜明生动，显示出作者的新闻和文学创作的熟练技巧和训练有素的语言修养。

社会生活在不断前进，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精神素质在不断提高，但是种种犯罪案件、种种纠纷是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公检法战士的英勇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必将谱写出更动人的篇章。我相信两位朋友一定会更出色更迅速地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

承蒙两位朋友约我作序，深为不安。我体会到，这是一种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所以不揣浅陋，勉力写了以上这些话，以表达对他们出版《反扒队在行动》的祝贺和欣喜之情。

1991·10·1 于抚顺

目 录

活炼亲爹·····	1
穿在人鼻子上的铁环·····	7
厨房里的坟·····	11
她也犯了强奸罪·····	14
以妻换牛酿苦果·····	17
夫妻被害之谜·····	20
他死在妻子与朋友的刀下·····	35
山乡奇案·····	41
他抱着她拉响了手榴弹·····	48
害人者与被害人（上）·····	51
害人者与被害人（下）·····	54
在歹徒面前的三位姑娘·····	58
在强奸犯面前·····	62
溺爱酿血案·····	71
三个养女的悲与恨·····	79
求新欢者的悲剧·····	83
荒诞的婚约·····	87
愚昧野蛮使他走上了绝路·····	90
爱情波折引起的惨剧·····	97
一个凶手的心理轨迹·····	101

披着羊皮的狼	103
一个大学生是怎样堕落成强奸犯的	113
双龙图案	117
天降神兵	131
断线结网	137
桂冠下的堕落轨迹	142
贪污十四万元的经理	147
一身将校服的魔力	156
色狼与小老板	166
智勇双全擒逃犯	171
山沟剿匪记	174
1. 31血案之谜	177
用血和泪写成的遗书	186
在金钥匙开启处	191
凶手在哪里	198
蒙面歹徒现形记	201
11. 25特大抢劫案侦破始末	206
外和睦村里的惨案	209
狂想的破灭	214
“公司经理”诈骗记	218
反扒队在行动	223
后 记	228

活 炼 亲 爹

俗话说：中年丧妻是最不幸的。吉林省柳河县五凤楼村四十五岁的刘德山，却遭此不幸——早在1956年，他的妻子一病不起，撇下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当时，大儿子刘清泉十五岁，小儿子刘清怀才六岁。刘德山既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两个孩子，省吃俭用地供他们去念书。十多年后，刘德山看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了，大儿子还当上了民办教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也觉得对得起死去多年的妻子。

转眼间，大儿子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为了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德山四处托人给儿子说媒。很快，有人将同村女青年关玉华介绍给刘清泉，刘德山知道这丫头挺厉害，并不赞成这桩婚事。可是，刘清泉却相中了。不久，关玉华嫁到了刘家。她一直恨那个曾经反对他们婚事的公公。尤其是她生了孩子后，家境更趋困难，更是把所有的怨气统统发泄在公公身上。面对这种局面，刘清泉本来应该多劝说一下妻子，多做些协调工作，可他竟与妻子一个鼻孔出气，动不动

就大声嚷嚷，骂得老父抬不起头来。

一晃儿，小儿子刘清怀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刘德山将自己的三间草房卖掉一间，总算给刘清怀成了亲。刘清怀的妻子赵桂琴家住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那里的条件比柳河强。一天，刘清怀夫妇到新宾串门，赵桂琴的嫂子说：“邻近的那家村正缺一个饲养员和车把式，你丈夫和老公公都是内行，不如把户口迁过来。两个男的挣高工分，以后的日子准会好起来。”几天以后，赵桂琴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公。刘德山一听，大喜过望，便同意把户口迁往新宾永陵镇。

经过一番奔波，刘德山很快把去永陵镇落户的手续办妥了。临行前，刘德山把自己的两间草房以二百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清泉。这本来就够便宜的了，可刘清泉还要削价，刘德山顿时火了：“二百五十元，少一分也不行！”关玉华在一旁讪笑道：“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嘛，以后你就不想再回五凤楼啦？”刘德山生气地说：“不回就不回！”

刘德山搬到永陵镇那家村后，将二百五十元卖房钱和平时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些钱，全拿出来与小儿子一起盖了三间房子，将剩余的钱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刘清怀夫妇。

那时，由于刘德山在生产队当饲养员，晚上住在队部，白天回家为小儿子家做些零活，并把每年千把元的收入全交给赵桂琴。

1982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体了。年逾七旬的刘德山只好与小儿子他们一起过。照理说，为了儿子操尽心吃尽苦的他，确实应该享享清福、安度晚年了。可是刘清怀夫妇见老人不中用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脸色立刻

晴转多云。吃饭不准老人上桌，赵桂琴让儿子给他送去一碗，什么稀干、热凉、够不够吃全不管了。就这样，赵桂琴还嫌麻烦，给老人弄了点口粮干脆让他自己去做。有时，老人的口粮吃完了，肚子饿得直叫，不得不悄悄地从儿子家拿点吃的。被儿媳发现后，总是免不了一顿臭骂，甚至硬要丈夫撵走这个“贼”！老人手有残疾，年龄又大，洗衣服很不方便，儿子与媳妇从来不管不问，就这样，刘德山夏天一件旧汗衫，冬天一件旧棉衣，一直穿了二十多年，没有洗过一次。

1988年的一天，刘清怀为了让老人、小孩都方便，在村里给刘德山找了一间住房，从此，这位七十八岁的驼背、瘸腿、手有残疾的老人被撵出了家门。一天，他划火不慎将这间租住的房子点着，经周围居民奋力扑救，才没有酿成大祸。可房东却因此不再租给他住了。刘德山无可奈何，只好搬回儿子家住。谁知，没等他迈进门槛，就被赵桂琴推了出去。

刘德山终于落到了无处安身的窘境，这时他想起了五凤楼的大儿子刘清泉。心想，大儿子、大媳妇对我再不好，也没撵过我呀，还是投奔他们吧。他带着一线希望回到大儿子家。谁料，儿媳关玉华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不回五凤楼吗？怎么又回来了呢？”刘德山自知过去得罪了她，只得一个劲地赔不是。然而，刘德山即使跪下来给媳妇磕头，关玉华仍不开面，冷冷地说：“卖房子的钱，你这些年挣的钱全给小儿子了，他们理所当然要赡养你，我们这儿不能留。”刘德山只好向大儿子乞求。刘清泉却说：“玉华讲得在理，你让清怀养活你吧，不要和我们胡搅蛮缠了。”

没有办法，刘德山只好拄着棍子一拐一拐地离开了五凤楼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来到家住新宾县城郊乡的堂弟刘德恩家。刘德恩也孤身一人，年近七十，生活本来就难以自理，觉得刘德山在自己家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领着刘德山返回那家村，想劝一下侄媳妇。刘德恩还没唠上几句，赵桂琴一边骂一边摔东西，说：“我们养了他十六年了，该让大儿子养他几年了……”

刘德山正想进屋和二儿媳解释几句，还没等他迈进门槛，赵桂琴就拎着棒子横在门口。刘德山抖抖索索地想往屋里挤，被赵桂琴两棒子给打了出来。刘德恩实在看不下去，领着刘德山到新宾县永陵法庭诉讼，要求刘清泉夫妇赡养老人。法庭办案人员将刘清泉兄弟俩传到法庭，进行了批评教育。刘氏兄弟当时都承认了错误，并与老人达成协议：刘清泉负责住处和穿着，刘清怀负责口粮、柴草和零花钱。然而，两个孽子一离开法庭，头颈就硬了，谁也不履行协议。刘清泉给老父找了一间住房，别的什么也不管了；刘清怀送来了口粮，却不给柴草和零花钱。老人只好向别人家要柴草烧。这家房东一看，这样下去会出事的，就不租给他住了。

可怜的刘德山，从1989年4月起，便流浪于新宾镇街头。没有吃的，他就沿街乞讨，或到饭店、垃圾箱里捡残汤剩饭，寻发霉食品；没有住处，他就栖身街头巷尾。这年10月3日，老人经不住长期受冻挨饿及各种非人道的折磨，终于病倒在新宾县客运站附近。人们把他送到县医院急诊室。经医生检查，老人并无致命绝症，只是因长期受冻挨饿，体力消耗衰竭，只要适当调理，是会康复的。医生给老

人注射了葡萄糖、VC等药物，准备留老人住院治疗。

一个星期以后，县法院的吉普车把刘清泉夫妇接到医院，要他们给老人治病。刘清泉这个有三十年教龄的教师，此刻已失去了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借钱不惜爹。第二天，他与刘清怀商量后，为了少花钱，又让爹早日享“清福”，决定把老人拉回家去。可到底拉到谁家去呢？哥俩互相推来推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刘清怀勉强同意先把老父拉到他家去。10月13日早晨，哥俩没和医院打一声招呼，就悄悄地用毛驴车拉着正需治疗的刘德山上路了。

当他们途经砬子沟殡仪馆时，刘清泉突发奇想，对刘清怀说：“爹怎么也是不行了，不如早点给他‘炼’了，免得活遭罪。”刘清怀点了点头，便把毛驴车赶进了殡仪馆。当火化工正要把“尸体”往炉膛里推时，发现盖在“死者”身上的毯子直动弹，揭开一看，见老头眼睛气得直瞪，嘴一张一合地好像在说：“我没死，没死呀！”火化工停下手，气愤地问：“他是你们的什么人？”

“是俺爹。”

“没死就要活炼？真是畜生都不如！”

“不，医生说他不会好了，省得我们再跑第二趟，你们行行好就给炼了吧……”

“丧尽天良的孽种，快滚！”火化工怒不可遏。

兄弟俩无奈，只好把老爹拉到刘清怀家。哥俩将老爹抬到白天做豆腐、晚上圈小鸡的西屋潮湿的炕上，然后关上们，哥俩便喝酒吃饭睡大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刘清怀起来给驴添料，见老爹瞪着眼咧着

嘴已经气绝身亡。他急忙告诉哥哥，两人竟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然后套起毛驴车把老爹送往火葬场。为了两个儿子含辛茹苦、劳累一生的刘德山老汉就这样走了，而且最后连个骨灰盒都没混上，哥俩花四角钱买了一个塑料袋，装上老爹的骨灰埋掉了。刘德山含恨离开了人间之后，知道底细的人们无不为他叫屈申诉。

去年6月20日，新宾县人民法院对刘氏兄弟及刁蛮媳妇作出宣判：对刘清泉以杀人（未遂）罪和遗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对刘清怀以杀人（未遂）罪、遗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年，决定执行七年；对赵桂琴、关玉华以遗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缓刑二年。法律终于惩罚了罪恶，给丧尽天良者以应得的报应。

1991年1月

穿在人鼻子上的铁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一条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违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

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然后用绳子绑上像牵牛一样游街；群众见后惊惶、疑惑、愤恨、指责……

请问这是哪家的刑罚？牵“牛”者竟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刘家的刑罚！”人格在这里受到污辱，法律在这里遭受践踏。

故事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露天区平山街。在平山街的一角有个刘记烟酒糖茶小店，由于刘家共同合力经营，再加上周围的煤矿工人钱挺足，因此小店财源茂盛，买卖兴隆。

6月7日，住在刘记小店附近的抚矿十一厂五公司工人都成民来到店前，一尺见方的卖货口，一张“大团结”递了进去，随后一盒“桂花”烟传了出来。都成民急忙拽出一支，“啪”的一声点着了，美滋滋地哼着小曲走了。忽然，他觉得不对劲，细一想：“喔，刘家还没找我烟钱呢……”于是他又转身来到小店前。刘家的主人刘正迁说：“没那事，你明明给的是零钱，怎么说是十元的！”都成民据理力争，可在场的无旁人，又怎能说清楚，他只好自认倒霉。

6月20日晚9点多，酒足饭饱的都成民从朋友家回来，路过刘家时，又想起半个月前买烟的窝囊事，心里一阵委屈，想报复一下刘家。于是他借着酒劲趁月夜朦胧，翻墙跳入刘家，见室内没人，抓起几盒烟便走。这时，刘正迁的二女儿刘淑英在外边摊床上收拾完东西往回走，发现院子里有人，便惊叫起来。刘正迁与本家一兄弟闻讯急忙向院子里跑，将都成民抓住，随后“赏”给一顿拳脚……他挨打之后知道刘家是惹不起的，第二天，就让母亲去刘家登门谢罪，请求刘家看在老邻居和“拐弯”亲戚的份上，饶了都成民，将偷烟的事了结了吧。刘正迁当时没说啥，可是7月14日，当刘正迁年过半百的老伴和二十八岁的长子刘文斌，二十五岁的长女刘淑霞从山东老家探亲回来闻听此事竟十分“气愤”；妈

的，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让他尝尝我们刘家的厉害。

16日，刘文斌找到都的母亲说：“都成民下班后，让他到我家来一趟，我和他谈一谈。”晚5时许，刘淑霞在门口见都成民下班回来，便拉他进院，都心有余悸踌躇不肯进去，可最后还是被刘家人“请”了进去。他见刘家人气势汹汹的样子暗想：今天免不了又要棒子“炖肉”了。于是他急忙先认“罪”：“那天我喝多了，偷了您家烟，您家人把我也打了，如果您也想打，那就打吧！”刘文斌从鼻腔里哼了一声，然后说：“那好，今天我再给你醒醒酒，你给我跪下！”做人的自尊心使都成民不肯屈膝，刘文斌的母亲见此情景对都成民说：“快给他跪下吧……”都还是不肯。于是刘家一轰而上，将都成民按倒在地又是一顿拳脚。刘家还不解恨又按住都成民，刘文斌找出一根铁丝，掐住都的鼻子穿了过去，都成民哭喊着，血从鼻子上流出，刘文斌又将铁丝拧成直径约十厘米的铁环再用一根绳子系在环上，拉着绳子像牵牛似的往外拽！（按：多么野蛮的行为，在文明的今天，一些对牛都不忍心采用的方法，在人身上实施了！多么野蛮的侵权行为。）刘文斌在前面牵，刘家母女在后面边打边骂把都成民牵到大街上。刘文斌将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路边的一根晒衣服绳子上，让都成民坦白交待偷烟的经过。刘家对都成民实施侮辱打骂长达二十分钟！围观的街坊邻居和过路行人达二百余人，大家气愤地议论：“这是什么刑罚？比法西斯和小日本的都狠。”“在旧社会咱也没看到这么干的。”……一些心软的人流下了热泪，一些气不公的人便上前大声训斥指责，还有的人去公安派出所报告。迫于群众的压力，刘

家这才算住手，放了拴起来的都成民。

都成民哭着走了，他在想当初那几块烟钱真不该去要，更不该去报复人家拿人家的烟，唉，一时糊涂，招了这么大的罪……

法盲啊，不知怎样用法律保护自己；法盲啊，更不知自己已经深深地触犯了刑律。

1989年11月

厨房里的坟

1988年3月7日10点多钟，辽宁抚顺县章党乡某村的李光和家的门被推开了，儿媳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爹，不——不好了，国庆他，他不行了……”说着便有气无力地靠坐在门坎上。

李光和披上衣服趿拉两只鞋就往儿子家跑，推开门，见儿子李国庆横躺在地上，满嘴白沫，已气绝身亡。李光和像发了疯似的一下子扑到儿子身上放声大哭。约一袋烟的工夫，同村住的李国庆的姐姐、姐夫赶来，把悲痛欲绝的老人扶上炕。李光和还没坐稳，突然像被什么叮了一下猛地跳下炕，叫道：“快，快去派出所报案，我儿子一定是她们害死的。”说着，他挣脱了女儿和女婿的手，撒腿往派出所跑去。

下午1点多钟，县公安局刑警队随同章党公安派出所的民警一同赶到李家，对现场进行勘查，对李国庆的尸体进行检验。临走时把李国庆家柜橱下的半瓶敌敌畏拿走了。第二天，法医鉴定下来了，李光和一看傻了眼：“李国庆属敌敌畏自杀。”